

现代汉语受事主语句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

邱 贤 刘正光
(湖南大学,长沙 410082)

提 要: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探讨现代汉语受事主语句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得出如下结论:1) PSC并非被动句;2)由于力动态中性化,把有生实体客观化,PSC的主语可以有生的,PSC无定主语的出现往往伴随修饰成分的增加,从而增强其指称能力,与其动词指称力的削弱达到匹配;3) PSC对复杂谓语的要求本质上反映句子对 TAM的要求;4) PSC是表态句,主要通过力动态中的情态意义表达主观判断或评价,实现语言人际功能;5)人类认知过程的施力者降格使得施事隐形,同时图形-背景逆反,受事前景化而得以凸显。

关键词: 无定;有生;施事隐形;表态句;认知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09)06-0038-6

The key issues in the research about the patient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Qiu Xian Liu Zheng-gu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The paper reexamines the key issues in the research about the patient subject construction (PSC)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comes up with the following views: As a nonpassive construction, its subject can be animate when the animate entity is objectivized due to the neutralization of its force dynamics; when its subject is indefinite, it is usually modified to increase its referentiality to match the weakening referentiality of the predicate verb. The requirement for complex predicate is to realize the tense, aspect and mood of a sentence. The main function of PSC is to express subjective judgement or evaluation through the modality in force dynamics. Agent demotion backgrounds the agent and reverses the figure and ground to foreground the patient.

Key words: indefinite; animate; implicit agent; assertive construction; cognition

本文研究的受事主语句(patient subject construction: PSC),指现代汉语由受事充当主语,且不出现施事以及任何被动标记的句子。研究中的几个根本问题可以概括为:1) PSC是否是被动句;2) 主语是否必须为无生、有定者;3) 谓语动词为什么不能是光杆动词;4) PSC为什么是表态句;5) 怎样解释施事隐形与受事凸现。本文在综述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中解释以上问题。

1 PSC不是被动句

PSC是如何生成的呢?是否通过被动化的移位(王家年 2008)或者话题化(石毓智 李讷 2001,潘海华 韩景泉 2005)而产生?王家年认为,PSC本质上是被动句,被

动化使动词的赋格能力受到抑制或被吸纳(absorbed),导致宾语位置上的NP不得不前移至主语位置从而获得主格,否则它就会被格鉴别式(case filter)淘汰;汉语PSC是话题的形式化特征[+T]触发动词的域内论元NP移位的结果,但其理论前提令人质疑。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加以反证。

首先,从历时角度看,被动句表达消极、不愉快、不如意的含义(王力 1957)。尽管其消极含义逐渐淡化,但仍然是被动句的核心意义。比如:

a 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捉了去!(老舍《骆驼祥子》)

b “她,早给日本人给抓走啦!”(老舍《二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言非范畴化研究”(07BYY002)的阶段性成果。

c. 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踉跄几步。(矫健《小虾找她》)

李宗江(2004)在分析大量汉语语料的基础上指出,表“有损”义的被动句在任何语言里都应该是最典型、最自然的或者是无标记的。不同语言的区别是被动句在发展中其被动格式对非“有损”语义的宽容程度。但PSC适用于任何一种语义色彩。例如:

a. 那篇访问写得很好。(张小娴《面包树出走了》)

b. 一切打点就绪。(高晓声《陈奂生转业》)

c. 这张饼真难吃!

而且,表达积极、肯定意义的PSC一般不能转换为被动句,否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或难以接受,而表消极意义的PSC也不见得都能转换为被动句:

a. ?那篇访问被写得很好。

b. *一切被打点就绪。

c. *这张饼真难被吃!

若加上表消极含义的语言标记,变为被动句后就会自然得多。

a. 那篇访问被写得一塌糊涂。

b. 一切都被搞得乱七八糟。

这说明,被动句确实含有消极意义,这使得它与表示肯定、褒义的主观评价义不相容(incompatible),造成了句子(3a~c)可接受性差或者不成立。

其次,短被动句(short bei passive)在句法层面上拥有一个活跃的逻辑主语(Jen Ting 2006: 104),但PSC的主语是施事隐含而不是省略,一般不能补出,即使勉强补出,或者句子不通,或者意思有变(范晓 1994),如: *我这篇文章真难写! / *这篇文章我真难写!(不再是PSC);再或者句子变得不自然,甚至是画蛇添足,因为施事的隐身本来就是说话者的语用处理。比如:

a. 可是凡胎未脱,尘心难破,儿子已经二十出头了,房子造不出,媳妇就找不着,猪舍做新房,谁肯来住!(高晓声《李顺大造屋》)

b. 现在,乐曲还在演奏着,陈奂生的那个音键捺响了。(高晓声《“漏斗户”主》)

“房子造不出”的施事指代并不明确,其实质是说明“造出房子”是“找到媳妇”的必要条件。“乐曲”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而是一种隐喻拓展,其施事也无法补出。两句中的施事空缺都是强制性的,而不是省略。

再次,范晓(1994)认为,汉语的被动句不但要有被动的意义,而且要有被动的形式,这种被动意义不是概念意义,而是被动的语法形式控制着的意义,所以确定被动句,首先应确定被动形式。虽然有些PSC有被动之意,但由于所有PSC均无被动之形,所以不能混为一谈。尽管二者都凸现受事,但表达的是不同的事件类型。被动句

着重表达动作,报告事件的发生;PSC着重描述受事,说明受事发生的变化或产生的情态以及说话人的主观评价。

所以,PSC本质上是不同于被动句的独特句式,同时也不能简单地把PSC看作是古川裕(2005)或Jen Ting(2006)所说的汉语中动句。

2 有生主语与无定主语

不少研究者(荣晶 2006,李秀香 2001)指出PSC主语具有无生和有定的特征,比如:

a. 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件事坚决不行。(王朔《顽主》)

b. 别哭鼻子了,挂号费退给你,赶紧走吧。”(王朔《顽主》)

c. 命运很难掌握在自己手里!(霍达《穆斯林的葬礼》)

中的主语都是无生、有定的,不会与后面的动词形成逻辑上的主谓关系。“事情”不会自动商量,“挂号费”也不会自动退还给人,“命运”是客观物体,只能被掌控而不会主动掌控,所以在它们背后一定存在某种“力”促使谓语动作发生并影响受事。虽然他们对PSC主语倾向的观察是正确的,但PSC中也会不时地出现有生和无定主语。下面分别讨论其理据。

2.1 力动态中性化与有生主语

PSC的主语实际上是句子的逻辑宾语,而宾语倾向于带原型受事特点,所以它倾向于是无生的,但PSC中还是存在一定数量的有生主语,比如:

a. 经过一年多的联合围剿后,大部分的土匪都消灭了,有少部分跑到了深山老林中。(振兴东北网《我们永不能忘记这些闪光的名字》)

b. 四风没找着。(曹禺《雷雨》)

c. 黑旋风应当枪毙!(老舍《龙须沟》)

d. 走失的孩子找到了。(《泉州晚报》2007-01-10)

用Talmy提出的力动态理论能对此现象进行较好的解释。Talmy(2000: 460)把身体心理化(psychologize the body),认为一个有知觉的实体和物体不同,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弱的施力者或是力动态上中性化的施力者。反过来,虽然有生主语具有原型施事的特征,但同时也可被看作类似于无生实体的物体,受动的对象,或者至少是“力动态上中性化的”。即,通过心理物质化(physicalize the mind),有生实体的意志力可以被忽略或“在概念上背景化”(Talmy 2000: 460)。这里,Talmy指的“力”可以是一个实体外在的物理力,也可以是其内在的力,可以通过隐喻延伸产生的心理力、社会交往力等(Talmy 2000: 409)。人类在识解(construe)经验世界的基础上,可以凭借认知的灵活性,忽略内在力的某些方面,放大其它特

征,从而把有生实体物相化(objectification)。例 各句中的主语正是客观化的实体,被描写的对象。虽然表面上它们和其它有生名词没什么区别,都是有生命的人,但其力动态上却呈现中性化特征,即,其意志力处于背景化的地位。张伯江(2001)也认为高生命度的未必总是具有意愿性。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更接近于无生命的个体,而偏离典型生命体的特征。比如“土匪”原本具有意愿性、自主性等原型施事特征,但在 a 中它受到 PSC 构式义的压制,却呈现出原型受事的部分特征如受动性,因为“土匪”一般是与“敌对”、“抗击”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是取缔和打击的对象。b 中“四风”不见了,使她更可能遭遇不测、令人焦急,处在一个弱势者的不利地位上,其作为施力者的自主性和意志力在句子中荡然无存。c 和 d 的主语也是受动的对象,并未展示或突显他们作为有生实体所具有的意志力或自主性。

2.2 指称力与无定主语

“有定”指的是听说双方都能确定的对象。说话人知道,并且他认为或设想听话人也知道或者能够确定。Tammy(2000: 329)认为,有时,一个新认知的事物会促使对记忆中的已存事物进行重新调整。但一般情况下,认知效果似乎朝着相反的方向运作:记忆中已存事物构成分析基础,即评估、表征和分析新认知事物的参照点。语义上较早出现的事物会成为较晚出现事物的背景。

PSC 描述受事主语存在的状态或受到的影响,所以受事一般是听说双方都能确定或者说话者认为双方能确定的,以此构成评价的基础。Langacker(1987: 236)总结道,主语位置上倾向于使用说话人和听话人都能清楚识别,并且整篇话语中能清晰地界定的离散、独立的个体。受事 NP 作为被描写的对象,一般是有定的,包括定指、专指、通指、遍指(陈昌来 2003: 90),无定主语不能被允许进入 PSC,如 a * 一笔债还了。b * 一只马喂不起。都不成立。但还是有无定 NP 作主语的 PSC 存在,比如:

a 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副白金眼镜挂在鼻尖上。(曹禹《日出》)

b 他摇摇荡荡的,一只袖管没有穿,在他前后摆动着。(海岩《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c 一会儿,一幅漂亮的山水画画好了,远处有山,近处有花。

经观察,我们发现的共同特点,即它们的谓语动词偏向于表状态,已经没有什么动作性和指称意义,且谓语部分基本上都带补语或否定指示语。这个结论可通过改变句式成分加以证明。比如省略动词后, a~c 的主要含义仍然保留,句子表义还是基本完整的:

a' 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副白金眼镜在鼻尖上。

b' ? 他摇摇荡荡的,一只袖管没有,在他前后摆

动着。

c' 一会儿,一幅漂亮的山水画好了,远处有山,近处有花。

如果省略补语或否定词,句子意思就不完整,甚至不能成立。如:

a' 那客人毫不以为意地立在门前……一副白金眼镜挂。

b' 他摇摇荡荡的,一只袖管穿,在他前后摆动着。

c' ? 一会儿,一幅漂亮的山水画画,远处有山,近处有花。

总之,PSC 主语的无生性和有定性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是绝对的。无定与有生主语的存在,证实了 PSC 区别于被动句的构式义:被动句从动作发生的角度报道一个事件的发生;PSC 则强调受事因为动作而产生的状态、结果或表达说话人的主观评价。

3 TAM 与复杂谓语

陆俭明、沈阳(2003),潘海华、梁昊(2002)等学者都中肯地指出,PSC 中的谓语必须是复杂结构,不能是光杆动词。比如 a' 门关。b' 这花买。c' 这首曲子哼等都不能成立。这是因为“光杆动词往往表示无界行为,无变化性可言;动词后面带上表示结果意义的词语,才能表达事件所带来的状态变化”(张伯江 2001)。石毓智(2003: 205)也提到 PSC 的谓语不能是单纯的动词,必须是一个动补结构之类的复杂短语。那么,我们这里要继续讨论的是,复杂结构中的动词以外的成分的功能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复杂成分主要是满足句子对 TAM (Tense, Aspect, Modality) 的要求,比如:

a 苹果卖,橘子不卖。

b 交款的期限没有延长。

c 烟不要抽。

d 烟刚抽过。

e 烟抽过一根。

f 烟抽抽。

a 是对比构式,它“隐含不同行为方式的对比,而对比信息实际上就传达了一种认识情态意义”(刘正光 2008)。不同的行为方式的隐性对比已经提供了限制,主动词就无需再作为限制语(restrictor)而只要允准辖域就可以了(Lekakou 2002)。由此看来,PSC 中谓语动词使用复杂形式是构式情态要求的结果。若把一个句子的时、体等成分暂时忽略掉,那么余下的就是根成分(radicals)。光杆动词没有任何时体修饰语,属于根成分的一部分。但是一个句子必须有限定成分(finite)才可以完整地表述,即它需要有 TAM 成分。光杆动词不能表达 TAM 意义。b~c 中的否定成分“没有”和“不”表达情态意义,d~e 中的“过”和“过、一根”表示完成体意义。f 通

过动词重叠表达的也是体意义(石毓智 2003: 325)。a和c中的“不”表示表示“禁止”,这种强烈的主观意愿,可取代状语表达评价义。不含否定词的PSC“烟要抽”,也可以获得解释:它表明说话者坚持自己原有的观点。按照Talmy(2000: 413~417)谈及的4种基本力动态型式,肯定式属于第三种,即施力者倾向于运动且强于反施力者,它克服反施力者的阻碍使运动倾向在合力中得到体现。而否定式中,虽然施力者同样是倾向于运动,但其力不及反施力者,即在二者的力较量中,否定式中的“阻碍力”(Hindering)战胜了“让”(Letting)。肯定式中的“要抽”表明施力者(Agonist)的力趋向成功超越反施力者(Antagonist)的克服或抵制,反施力者受到影响,且凸现受影响的结果,比如“烟要抽,而且要抽得有模有样,吐出优雅的烟圈”。d表达的是已然状态,因为“动作完成就变成状态”(吕叔湘 1982: 57)。并且“有些动词由于经常用于对受事状态的描写而发生词义和功能的分化,进而成为状态动词(或兼属动作动词和状态动词)”(陈昌来 2003: 90)。e在d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使完成后的状态得到量化从而增加了信息的丰富程度。f和c类似。说话人建议听话人抽抽烟,并不在于抽烟这一活动或事件,而是因为烟有缓解紧张、抑郁的心情或增添男性魅力的神奇功能。综上,PSC不再是对动作、事件的客观报道,它更倾向于描述及主观评价。

4 人际功能与表态句

龚千炎(1980)、吕叔湘(1982)等指出PSC是表态句而不是叙述句,陈昌来(2003: 89)也认为“NP受+VP”从功能上看是描写句,其VP主要描述受事在动作完成后变成的状态。他们的观点揭示了该构式的本质特征,是很有意义的结论,我们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是还有必要继续说清楚PSC是表态句的理据。

语言是思维和交流的媒介。人们通过语言与人交往,建立和保持人际关系,影响他人的行为;用语言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主观判断或评价,即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intepersonal function)(Halliday 1994)。人际功能主要通过主语、限定成分(包括时态、情态助动词)及情态状语来表达,但汉语由于缺少明显的形态变化,时态意义的展示并不明显,因此人际功能的分析中情态意义就尤为重要。情态意义表示力或力的倾向(force tendency),说明“说话人对命题的态度,给话语增加主观性,使话语由真实性情态转变为非真实性情态,从而使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和对立中性化”(刘正光 2006)。

PSC的句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1)表示情状、状态和强调;(2)表示主观的看法或评价。二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为主观化的两个不同阶段,或者可以称为主观化的不同程度。有些PSC的评价意义比较弱,客观描述的

含义多一些: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垅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高晓声《陈奂声上城》)

本例连续几个PSC句子表面上看是描写客观实际,其实是表明说话人的态度,宣示对“他”去城里做买卖的支持,即该干的都干好了,到城里去做买卖是正确的选择,表达了非常明确的人际功能:主观评价与判断。

当VP带上情态词表示能否对受事施加某种动作或受事能否承受该动作时,PSC主观性就很强,评价的含义非常明显。比如:

a 这种车买不得。

b 小王不能批评。

Langacker(1987: 194)指出,语义不是客观给定,而是建构的(constructed)。受事就是指因外力作用而受到影响、经历状态改变的语义角色或角色原型,“它们是我们与世界互动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Ungerer & Schmid 1996: 173)。因此人类语言的表达必然涉及说话者识解经验世界的方式,即将概念内容以不同的结构或途径组织起来。它涉及注意力、选择、图形与背景二分、视点以及抽象化的层次,均与概念者(conceptualizer)的认知因素紧密相关,换言之,它包含“自我的表达以及话语中说话者的视角或观点,也即说话者的印记”(Finegan 1995: 1)。PSC受事占据主语位置即图形位置,获得“焦点显性度”(Langacker 1991: 306~307),它反映了主观化过程中认识主体的参与。说话者可以调整视角,发掘事物原本也许不为人所注意的那一方面,并在特定的认知环境中加以凸现。例如:

血洗得掉,这“心”跟谁能够洗得明白。(曹禺《原野》)

这是凸现两种受事的同时进行对比,即前景化“血”和“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传达了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再如,

柜上放着一个暖水壶,两只白饭碗,都搁在旧黄铜盘上。(曹禺《雷雨》)

这一存在句是典型的描写句,表示空间中存在的状态或摆设。前一分句以“暖水壶”这一无生实物结尾,为语义表达上的自然流畅,前后两分句选择同类事物相毗邻。同时,在给“两只白饭碗”进行电影镜头般的特写和凸现之后,更用“黄铜盘”加以衬托和对比,以加强视觉和语言上的冲击,符合人的视线转移和认知规律。

总之,在充分遵从和利用人类认知规律的同时,说话者可以对句子进行语用处理,达到影响他人行为、表达说话者对世界的主观判断和评价的目的,实现语言的人际

功能,实现主体间性。

5 图形·背景逆反与受事凸现

PSC构式中并不出现施事。施事隐形的原因究竟何在?研究者多从PSC产生动因上分析。荣晶(2006)认为PV具有“施事模糊性”的特点,主要说明客体的状况,常常无需依赖施事,至少不强调施事对动作的影响。张云秋(1994)认为“万物皆备与我”的主体意识使PSC的受事可以直接放在句首而不会阻碍理解。李秀香(2001)认为汉民族以“人”为出发点,每个PSC中都隐含施动者“人”(或其它有灵生物)。这些分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未深入问题的本质。Jen Ting(2006)认同Fagan(1992)的观点,认为中动的逻辑主语语义上存在于词汇概念结构(LCS)中但在句法上并未获得投射。但我们认为中动句与PSC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Talmy的施力者降格角度分析施事隐形也许更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

与此对立的是受事凸现。对于受事的凸现,相关文献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强调(荣晶 2006等)以及投射(如Lekakou 2002, Grimshaw 1990, Ackema & Schoorlemmer 1994, Jen Ting 2006, Fagan 1992) Lekakou(2002: 409~410)指出,主语位置上选择的外论元,由题元等级决定。一旦主语位置上最有资格的备选论元即施事受到了压制,那么通常是受事,即意念(notional)宾语上升为等级最高的论元。同样地,Grimshaw(1990: 33)认为,一个论元必须是所有题元中最凸显(prominent)的论元时才能充当外论元。Ackema & Schoorlemmer(1994: 81)援引Jackendoff的LCS模型表示认同:如果论元在动作层(如果有动作层)和题元层上都是最凸显的论元,它就只能被投射到外论元。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用图形·背景逆反理论来分析似乎更加简洁。

感知者对感知对象并不会给予同等重视,而会更加关注其中的某部分,简单地说,受到最大关注、凸现出来的即为图形,余下的为背景。Khalil(2005)指出,篇章表层语言结构的相对凸显度与视觉感知组织上的图形背景对立是类似的。当主语占据认知上的图形位置时,对谈话双方而言它都是最凸现的成分因此获得最大关注。Talmy(2000: 313~315)通过变换句子语序,从反面论证了主语图形位置。Shibatani(2006: 259)也指出,一个命题的主语就是在说话者的头脑中最凸现且最希望听话者注意力聚焦其上的对象。主语位于句首,处在“优先的成分”(Ungerer & Schmid 1996: 172)所放的位置,从时间上看是第一可及点(the initial point of access)。PSC中受事位于最凸现的主语位置也即图形位置,自然获得凸现。它所反映的状态改变或受到的影响,因此成为最受读者/听者关注的对象。这种概念化方式,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意图——凸现受事的性质状态,而不是动作事件。

比如, a~d的命题意义基本一致,但凸现的内容不同。

- a 抢险队用土填平了沟。
- b 土填平了沟。
- c 沟填平了。
- d 沟被抢险队用土填平了。

主语优先于宾语,在句法上通常比宾语更加活跃,a的施事主语“抢险队”就比其宾语“沟”更加凸现。b中工具格“土”上升为主语,也因此获得最大关注;c为PSC,凸现受事“沟”的状态变化,即从有深度到零深度;d是被动句,也凸现“沟”,但与c不同的是,d报道事件的发生,c则侧重描述沟的状态变化。

说到这里,面条来了,昌菊不再说话,呼啦呼啦吃了起来。

(姚鄂梅《户口往事》选自《小说界》2008 No. 2)

中的受事“面条”位于小句的主语位置,获得的关注度明显高于其它句子成分,其谓语动词甚至简单到一个字——“来”,而不是“端上来”,即动作方式并未体现。结合上下文,可以看出,动作如“来”、“吃”等都是围绕着“面条”展开的。主语的图形位置赋予PSC中的受事极高的凸现度,受事赫然映入眼帘或进入耳际,吸引读者/听者的注意力。

肥皂用完了,须得买十块、八块。洋火也要带几匣。(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

同样地,也是凸现受事“肥皂”和“洋火”,说话人提请听话人注意,所以受事名词出现在了主语位置上。

6 结束语

语义是建构的而不是客观给定的。人类在满足自身交际目的的同时,总是尽力实现语言表达与认知处理的经济性。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引入语法研究有其独特的理论优势。它可以解释传统结构主义所不能解释的许多问题,同时弥补生成语法研究中的不足。PSC涉及语义、句法等多个不同的层面。因此,认知语言学将句法与语义结合的路径能更好地解释PSC中的根本问题。

参考文献

- 陈昌来. 现代汉语语义平面问题研究[M].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3.
- 范晓. “N受+V”句说略[J]. 语文研究, 1994(2).
- 龚千炎. 现代汉语里的受事主语句[J]. 中国语文, 1980(5).
- 古川裕. 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J]. 汉语学报, 2005(2).
- 李秀香. 英语意义被动句与汉语受事主语句的比较[J].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3).
- 刘正光. 动词的非范畴化的特征[J]. 中国外语, 2006

- (6).
刘正光 曹志希. 指称意义与句法变化 [J]. 外国语, 2007 (2).
- 刘正光. 语言解释的维度 [J]. 中国外语, 2008 (5).
- 李宗江. 汉语被动句的语义特征及其认知解释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6).
- 陆俭明 沈 阳. 汉语与汉语研究十五讲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潘海华 韩景泉. 显性非宾格动词结构的句法研究 [J]. 语言研究, 2005 (3).
- 潘海华 梁 昊. 优选论与汉语主语的确认 [J]. 中国语文, 2002 (1).
- 荣 晶. 汉语口语体受事前置句 [J]. 北京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4).
- 沈家煊. “在”字句和“给”字句 [J]. 中国语文, 1999 (2).
- 石毓智.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 [M].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92.
- 石毓智. 汉语的主语与话题之辨 [J]. 语言研究, 2001 (2).
- 石毓智 李 讷. 汉语语法化的历程——形态句法发展的动因和机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石毓智. 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影响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3.
- 王家年. 受事主语句的生成理据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8 (3).
- 王 力. 汉语被动式的发展 [A]. 语言学论丛 (第 1 辑)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7.
- 张云秋. 汉语受事主语句的理论透视 [J]. 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 1994 (3).
- 张伯江.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 [J]. 中国语文, 2001 (6).
-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Ackema, P. & Schoorlemmer, M.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J] *Lingua*, 1994 (93).
- Croft, W., & Cruse, A. D.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UP, 2004.
- Dieter Stein & Susan Wright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 Cambridge: CUP, 1995.
- Fagan, Sarah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s* [M]. Cambridge: CUP, 1992.
- Finegan, Edward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An introduction* [A]. In Stein & Wright (eds.),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C]. Cambridge: CUP, 1995.
- Grimshaw, J.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Halliday, M. A. K.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itio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Jen Ting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Presyntactic Approach* [J].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2006 (1).
- Khalil E. N. Grounding between Figure-ground and Foregrounding-backgrounding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5 (1).
-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I*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 Lekakou, Maria *Middle Semantics and Its Realization in English and Greek* UCLA Working Papers [J]. *Linguistics*, 2002 (14).
- Michaelis, Laura A. Type Shifting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Aspectual Coercion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4 (15).
- Shibatani, Masayoshi *On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Voice Phenomena* [J]. *Linguistics*, 2006 (2).
-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and II*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Ungerer, F., & Schmid, H. J.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M]. London: Longman, 1996.

收稿日期: 2008 - 10 - 03

【责任编辑 王松鹤】